

作为一名创作者,如果能更加注重跨界合作,将不同艺术形式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,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表现形式,必能够创作出更具深度和高度

的作品,让读者在阅读中得到更多的思考和享受。

字韵歌风

多年前一次参加全省性的文艺家读书班,结束前那天晚上,主办单位组织参会人员举行了简朴而盛大的联欢晚会。这是一次“就地取材”的晚会,演员都是参会人员,淮海剧、梆子、昆曲、通剧、锡剧、山歌、柳琴……加上武术、书法、绘画、朗诵、即兴赋诗等等,让我这个曾在四川生活了二十四年、带着终生无法洗脱的巴蜀文化,却又置身江苏,无时无刻不被江南文化、吴越文化和江海文化濡染的作家大开眼界,灵魂受到巨大的震撼和浓重的洗礼。

说盛大,是出场演出的都是全省这一行当的领军人物,不仅在全省甚至在全国提起其名号都是响当当的,都是些腕儿;所表演的节目绝大部分都曾斩获过全省或全国大奖,有的虽然没有获得过特别耀眼的大奖,却是非遗,除了现场的传承人能够表演或者展示,这世界再也没有其他人掌握;还有的地方戏,由于流传范围极其狭窄,如果没有这个机会,别的地方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遇到,更不会知道。

对我来说,从前只是从书上知道,艺术的天空是群星闪耀、缤纷灿烂的。然而,这一次通过亲身经历,我终于明白,原来在文学之外,还有那么丰富绚烂的艺术形式。

江苏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,苏南、苏中、苏北文化源远流长、各不相同。这种互无交集的差异性,不仅增加江苏的神秘,而且让江苏的艺术天空尤其绚丽多姿。不同文化的碰撞、交融与杂

兼得斋夜话

且做一个不钧名不钧利、不钧当今君和臣,只钧天地间之大自在的钧翁吧。

也算天意

□杨谓

秋天到了,眨眼间就要迎来新的一年。十月中旬,我的个展将在上海心象美术馆开幕,负责策划的朋友说:“准备一个伴手礼,给大家留个纪念。就用你的作品作‘文创’吧。”

七八年前我做过两次台历,一次用自己的书法,一次是绘画,这次准备用自己刻的闲章。闲章不闲,记录了我曾经的心思。有人反对,说现在都看手机,谁还看台历?前几天看到一个采访,被采访者说:“AI固然要学,但学生学习不能用AI,还是要靠传统的勤奋用功。”我颇为以为然。在电子产品铺天盖地的今天,或许纸质的台历还能给人带来几许温馨、几许“生活在当下”的现实感。

从印章堆里挑选出12方印,凭直觉排列在桌上,又把印文一一记在纸上。第二天一学生来我家,瞥见了那张纸,知我要做台历,说:“是要按这个写序吗?”我大笑:“原来没这个想法,但是这个是个不错的主意!”又说:“我且逐印阐释,若能连缀成文,也算天意。”

以下是当时的口述,其中或有自负夸大之词,权当狂奴故态复萌,诸君谅之!

“也许我天生就是一个对美敏感且充满热爱的人(第一方印为《惜花人》,后面括号中的均依次为印章名),早年也曾立志苦学,遍访海内名师(《立雪程门》)。我性喜自然,师法自然,又曾追寻过20多位文艺先贤的足迹,一次又一次的孤旅,打开了我的心肺,促我内省,澡雪了我的精神(《天涯孤旅》)。我也许是为书法而生,尤其是为草书而生,不少名家前辈对我期许甚殷(《草民平生》)。草入花圃便成花,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’?心头的火苗已被点燃,何时风来助燎原(《大风起兮》)?人品决定艺品,山涧泉流为令范(《山涧水》)。世人以为失意之种种,我独乐之,于乌云后窥见阳光,欢喜心自生(《大欢喜》)。世事本如一局棋,何妨从容去应对(《檐影斜侵半局棋》);月下胜境我独赏,几度轻掩荆扉(《独掩柴门明月下》)。人生无处不相逢,相信心象美术馆前的菩提树与我前世有因今生有缘(《菩提树下》)。且做一个不钧名不钧利、不钧当今君和臣,只钧天地间之大自在的钧翁吧(《渔翁》)。”

口述毕,学生冲我微微一笑,递过手机,说:“刚才的话都录下了,整理一下说不定真能作这本台历的序呢!”

生活中随处都有快乐和惊喜,少欲、不贪、无嗔,用善于爱的心去体贴世界,用发现美的眼去打量世界,一定不虚此行(《莞尔》)。

糅,对我的创作无疑是有用的。尤其是这次经历让我领悟到了“艺术相通”的深刻内涵。无论是戏剧、书法、还是舞蹈,甚至武术,只要有文学的影子,就能凸显出更丰富的内涵,也更加精致。

我看到了戏剧表演者们通过肢体语言和表情传达情感的能力,他们的动作和台词都充满了力量和感染力。这种表达方式与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,都能够触动人心。同时,我也注意到了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,每一笔一画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审美价值。

就是跟文学距离比较远的舞蹈,作为一种身体语言的艺术形式,也能够通过舞者的动作和姿态传递出深刻的情感和思想。这种表达方式与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和叙述还有着相似之处,都能够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思考。

节目演出与晚宴同步进行,营造出一种伴宴的氛围。虽然声音嘈杂,细微之处难以展现风采,高格之处也略显不足,但这种嘈杂却无法掩盖艺术的魅力。如果将这个演出归之于伴宴演出,真是大错特错。在这个喧嚣的环境中,艺术的魔力依然能够穿透一切,甚至可以说,正是这种嘈杂的背景,使得艺术的魅力得到了特别的彰显。每当演出到达精彩之处时,全场的艺术家们都会放下手中的酒杯和筷子,纷纷起立欢呼,击掌喝彩。他们的激情和热情仿佛点燃了整个大厅,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艺术的力量。

随着演出的进行,连在大厅里进餐的其他宾客也被吸引过来,他们纷纷挤进这个大厅,想要一睹这场精彩的演出。人群的涌动使得大厅更加热闹非凡,充满了欢声笑语和雷动的掌声。在这个略显嘈杂的大厅中,艺术的光芒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灵,使大家都能感受到艺术带来的震撼

和感动。

在这之前,除了文学门类,我对其他艺术门类的艺术和艺术家几乎一无所知。使我在震撼和感悟之外,深深感到艺术门类与门类间的隔膜和距离。比如前一天同车外出考察的淮剧名家许女士,如果她不登台表演,我就只知道她的大名,不知道她是国家一级演员,不知道淮海剧,更不知道她竟是淮海剧创始人、著名表演艺术家皮秀英的优秀弟子。第一次听淮海剧,那样抒情婉转,那样圆润精致,不乏自然与大气,加上许女士精湛的技艺,令人叹为观止。搞书法的不知道唱昆曲的,唱山歌的不知道搞绘画的,诸如此类。我相信,其他艺术家的感觉,也会跟我一样。

是什么阻隔了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相互了解、交流和融合发展呢?写《窦娥冤》的关汉卿,除了是个剧作家,难道不也同时懂得音乐、舞蹈?写《红楼梦》的曹雪芹,除了是个小说家,能把故事写得如此精彩,还是个诗人,行文中穿插那么多诗歌都出自曹雪芹之手,他还是个美食家、画家,既懂得佛教和道教知识,还懂阴阳五行、伏羲八卦等等,《红楼梦》的“百科全书”的特质,是由作者曹雪芹“百科全书”的特质决定的。而今天,社会分工越来越细,教育培训越来越集中和专业、文化的差异和隔阂等等众多因素,造成了牙科医生治不了手臂上的擦伤的情况,不同的行当之间森严壁垒,隔行如隔山,杀猪的只懂杀猪、割肉的只懂割肉、煮肉的只懂煮肉、炒肉的只懂炒肉……

我们强调的不是通才,而是深刻认识到所有艺术形式之间的紧密联系,它们相互影响、相互渗透,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。

作为一名创作者,如果能更加注重跨

界合作,将不同艺术形式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,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表现形式,必能够创作出更具深度和高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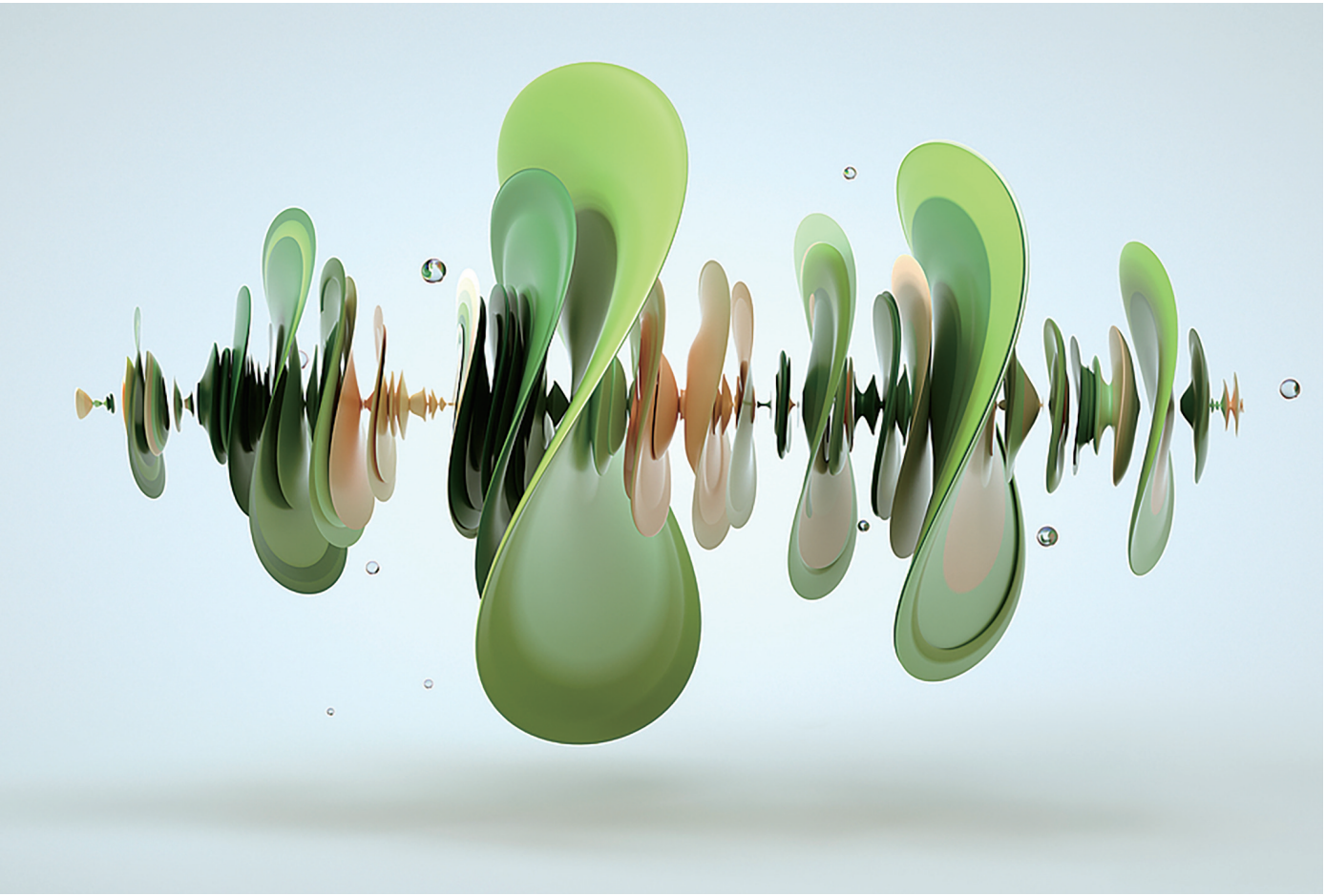
的作品,让读者在阅读中得到更多的思考和享受。

联欢会即将结束的时候,从宴会厅出来,合上门,室内的喧嚣被我关在门内。刚才满满当当的耳朵,突然空旷了许多,清爽了许多。就在这时,我突听宾馆的大厅里传来钢琴声,《泰坦尼克号》主题曲《我心永恒》,缠绵多情、悦耳动听。循声前行,很快看见,大厅角落里,一架名贵的钢琴前面,女琴师手指正在黑键白键间翻飞。可是整个大厅空荡荡的,在我来之前,一个听众也没有。没有听众,她弹给谁听呢?事实上,她弹奏得那样好,微妙之处见风采,高格之处显精妙。一曲结束后,她又弹奏了一首《涛声依旧》。我相信,刚才她应该是有听众的,至少在大厅里就餐的宾客都算是。可是,为什么都离她而去呢?

音乐是有表情的。甚至所有艺术形式都是有表情的。同样一首曲子,在不同的演奏者手中,产生不同的效果。演奏者不同的处理,决定了乐曲不同的感染力和魅力。

弹到最后一段的时候,她抬头看了一次挂钟。我担心她也许有班头,就换了个位置,坐到她看得见的位子上,以证明还有听众,她不能随便离开。可是,她果然有班头,弹完这曲,她又看了一眼挂钟,合上琴盖,收拾好自己的东西,款款离去。

望着她离去的背影,我突然明白,曲子演奏得虽然精妙,但是,如果太过普通老套,不能给人以新的体验,甚至“公事公办”,为薪酬而来、为名利而去,给听众倒贴钞票,也无法挽留住远离的脚步——室内与室外,或者喧嚣之中有寂寞,或者寂寞之中有喧嚣。相较而言,谁更喧嚣、谁更寂寞,谁说得清楚呢?



抽象的多色曲线脉冲 (AI绘画)

中华政治智慧中,敬畏是贯穿千年的精神血脉,更是历史长河中的为官镜鉴。

心存敬畏,行稳致远

□凌云

今日之世,“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突出”,三重压力如利剑悬顶:国际博弈白热化。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,大国竞争加剧,网络安全、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威胁蔓延;

国内转型深水区。改革攻坚遭遇深层次矛盾,“六稳”“六保”关乎民生根基;复合风险叠加。“黑天鹅”与“灰犀牛”事件交织,多重超预期冲击概率陡增。

东莞一位基层干部感叹:“现在做决策,常感‘一子落错满盘险’。”当外部环境的“难预料”成为常态,敬畏风险就是守护发展生命线。

诚然,心存敬畏绝非畏首畏尾,而是以忧患意识催生战略主动。年轻干部当培养“时时放心不下”的责任感,在三个方面砥砺前行:

见微知著的洞察力。曾国藩在翰林院任小官时,便从同僚敷衍、上司腐败的苗头中,预见王朝衰微的危机。当下更需“从细微处辨识风险”,一则关注社情民意“弱信号”,二则警惕“美丽的姑娘前,大红顶戴旁”式的利益诱惑。

底线思维的防御力。坚持“宁防十次空,不放一次松”,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。

某市在新建化工程项目,主动开展环境承载极限测试,否决超限风险项目,正是“治乱于未乱”的现代实践。

知行合一的担当力。敬畏最终要转化为“守土尽责”的行动。抗疫期间,无数干部日夜值守,以“宁可备而不用”的极端

准备守住防控线,诠释了敬畏生命与责任的深层统一。

当然,要筑牢风险防控的铜墙铁壁,还必须扎牢制度的笼子。个人觉悟需与制度保障结合,方能形成长效机制。因此建立四重防控体系尤为重要:

风险研判机制——科学扫描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领域风险源;

决策评估机制——重大政策实施“压力测试”,避免“带病推进”;

防控协同机制——打破部门壁垒,实现应急联动;

责任追溯机制——落实“谁主管谁负责”,杜绝风险“击鼓传花”。

这套机制如同精密免疫系统,使风险“早发现、早处置”成为可能。深圳推行“城市生命线监测工程”,对燃气、桥梁实时预警,正是制度防控的生动注脚。

“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,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”。曾国藩暮年回首,其“无时无忧心”的惕厉,恰是支撑他穿越宦海惊涛的压舱石。

当今世界,乱云飞渡。一位县委书记在笔记中写道:“每次签字批项目,总觉笔重千钧——这背后是千万民生。”

敬畏不是枷锁,而是铠甲:它让我们在风险浪潮中锚定方向,在权力面前保持谦卑,在抉择之时牢记“初心”二字重逾千钧。

当每一位为政者都能将纪昀的“心忧”化为行动自觉,将曾国藩的“慎惧”转为未雨绸缪,则民族复兴的巨轮必能在历史的三峡中劈波斩浪,驶向光明的彼岸。

坐看苍台



这个世界永远如此,却无法断定谁快乐谁失落。

隔岸花分一脉香

□江徐

我站在鉴河边,世界上每一条无名小河都可以取这个名字,借用“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”的古意。河的对岸,从南到北一路尽是迷迭香。

想来那段人行道边的花草是无人打理的,这倒让它们有机会恣意疯长,一年又一年,感觉越来越葱茏。从前连续二三年的时间,我都坚持晨跑,早起出门过了桥,贴着河边从蔓一路小跑,迷迭香的浓郁芳香夹着河水 and 淤泥的气息一阵一阵扑上身来,又涌入鼻息。有时随手掐一截迷迭香,放入衣兜带回去。浓烈的气息犹如倩女幽魂萦绕掠过花枝的指间,许久不散。记得有一次,给朋友寄王阳明大传,在书页间藏了两片草叶:麦穗式的迷迭香,和入了秋的扇形银杏叶。朋友收到书后笑称,发现自然主义书签,又说迷迭香闻起来有一股隐秘的妖娆。迷迭香,迷失、迷离、迷醉?抑或又是迷离,又迭起,又芳香?佛曰,所谓迷迭香,即非迷迭香,是名迷迭香。

你是在哪一个瞬间,突然意识到眼下已经进入秋天的呢?那天下午三四点,走在走惯了的路上,拐个弯,看见马路对过的栾树已经开花,就那一刻,心头顿生“路转溪桥忽见”的惊觉。栾花开了。栾花又开了。暑热未消,秋老虎还没退隐景阳冈,栾花却已匆匆登场。那抹擎在枝头的明黄像是关于秋天的一阙西江月,平平仄仄婉约着什么。有一天在卫生间,感觉窗玻璃外有个什么东西从余光中掠过,忽暗忽明的一瞬,是飞鸟,是一匹梦里的白驹,驰骋于光阴的罅隙,也是时光之梭穿连过去去心、现在心、将来心。就那一瞬间,怔忡凝神不知所想。

早起去河边走走,看看。这里是有鱼的,它们隐于水下,没有声音,不出水花,只是静悄悄地在被树林映绿的河面下弄出一圈一圈的涟漪。我像狗一样蹲在河边树下,呆看这些涟漪此起彼伏,像纷纷的雨点落在水面,这里激起一个圈儿,那里激起一个圈儿,无中生有,不断扩散开去,在扩散中终归于无,如此前仆后继地演绎着,好像一个一个的消息或者禅语。从无到有再到无,总在须臾之间,好像在提示临河观看的闲人,世间人、世间事,生生死灭,应作如是观。如是观,只为己心坦然。坦然地对待来,坦然地对待去,坦然地对待花开花落,然后落花流水。虽作如是观,却还是忘不了婆婆万象,因而妨碍依旧和从前一样,以眼耳鼻舌身意去感受、去期待、去做梦,去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。感受着感受本身,是一种多好的感受。

杲立在此岸,让自己处于空白,看涟漪起又灭,对岸环卫工人已经开始工作,割草机发出隆隆声响。被锯断的香樟树的横切面会散发出于平日的香味,迷迭香也是如此,隔着河我都闻到了。仿佛无需时间,那些被割裂的茎叶迸散出无数自带香气的挥发性小分子,这些肉眼不可见的小分子于顷刻间四溢开来,越过河面,飘散过来,很浓郁,还带点辛辣,让人莫名地心生悸动。在这个初秋的清晨,在这一刻,想起贾宝玉初游大观园时,为沁芳亭所题的一副对联,在这无名河边得以具象显化:绕堤柳借三篙翠,隔岸花分一脉香。此刻的迷迭香,不正是隔岸花分一脉香么?你说,弱水三千,取其一瓢,最初的那瓢,就是全部。花香四方弥漫,得其一脉,心满意足。最近重读般若部佛经,文字之美也好,智慧之明也好,愿得优昙婆罗花之一脉馨香。而眼前,河的对岸,那些芳草连天的迷迭香,足够让割腥啖膻的史湘云煎一辈子的鹿排了。

人在此岸,花在彼岸,花是惜道的人,人是未惜的花。沿着鉴河慢慢慢慢走,想象梭罗沿着他的瓦尔登湖也是如此漫无目的地长时间漫步;或者想象自己变成一只蚂蚁,在林泉环绕的地方,有庭院深深,无悲亦无喜,脚踏一片落叶便可一苇渡江。总之,慢下来,有所停留,不着空,不着色。春天时节,在鉴河的此岸与对岸都种下几处风雨兰种球,并且做了记号。春去秋来,有些已经开过花,有些还没开,有些也许已经开过,只是人在奔跑中错过了阳光雨露彩虹。有人种花,有人摘花,有人簪花,这个世界永远如此,却无法断定谁快乐谁失落。

遇见一棵玉兰树,树上果实长相很是奇特,像葡萄和山楂的合体。度娘告知,此乃聚合萼莢果。有一只蜘蛛,相中了这片风水宝地,于是在玉兰树枝叶间织网做窠,剩下的时间它只需守株待兔,一个人看日出日落。这会儿,它也是出门散步去了吗?剩下一张完好无损的网静悄悄等着晨光。因缘凑巧下,这又是怎样一枚“聚合萼莢果”呢——没有早一步,没有晚一步,恰恰就在这一刻,在这不早不晚的一步,我看到——蜘蛛结好了它的网,在枝头严阵以待,不远处,一位渔人正拎着渔网在沿着岸边徘徊,随着渔人向这边慢慢走来,一大一小两张网靠近了,重叠了,这份偶遇让我想起很久以前读过的一首诗作,很别致,题目是“生活”,整首诗就一个字:网。人有人的尘网,鱼有鱼的渔网,虫有虫的罗网,有形而下的食网,有形而上的情网,有人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所谓的江湖,不就是一张无处不在的人脉关系网,不就是走到哪里都走不出、逃不脱、或有形或无形的经天纬地的网么?走到人心都有一个田园梦,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归园田居,写一篇《归去来兮辞》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生网一落便是一生。

梦见一群人在干涸的河床上赶路,没有目的、没有方向,赶路是活着的凭证。他们一边用言辞感恩带路的鸚鸟,一边烹牛宰羊满足口腹之欲。潮水已退,过前面的滩涂再往前走,就能到达“彼岸”。当人们走到滩涂,一波几层楼高的浪头忽地翻涌而来,裹挟他们的身体,然后裹在沙滩上。人们爬起身来再次往滩涂前行,机械一般,又像不甘似的。场景一转,我好像在梦里变作蚂蚁,像看降落伞那样仰望路边一朵蒲公英,蛛丝状白色绒球轻盈的肌理,凝视久,让我想起将天上星辰连起来的银色光线。